

天下 一碗

罗崇敏
孟家宗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天下一碗

罗崇敏
孟家宗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下一碗/罗崇敏, 孟家宗 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374 - 1

I. 天… II. ①罗…②孟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6556 号

责任编辑: 王 干 王书兴
装帧设计: 何 婷
责任校对: 段志坚 罗翠华
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天 下 一 碗

Tian Xia Yi Wan

罗崇敏 孟家宗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712 千字 开本 68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42.25 插页 3

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3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374 - 1

定价 6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

罗崇敏，云南江川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博士，硕士生导师。曾在云南省江川县政府、玉溪市委、云南民族大学等单位工作，现履职于中共云南红河州委。先后毕业于云南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央党校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央民族大学，攻读过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学、教育、法律等专业。有《中国发展战略概论》、《中国边政学新论》、《玉溪三乡论》、《红河意象》等十五部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面世。长篇小说《天下一碗》是作者追求文学信念、生活、行动和效果有机统一的实践。

0315 8



孟家宗，云南泸西人，履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、云南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，现云南省红河州文联。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和管理工作。主要作品有：戏剧《半箩煤》等十余部，其中四部分别获云南省优秀剧目创作奖；八集电视剧《哈尼姑娘》获1994“骏马奖”提名；电影《娉玛的十七岁》获第十届政府“华表奖”优秀故事片奖、第二十三届“金鸡奖”最佳编剧提名、法国卡普国际电影节金奖等若干国际奖项；电影《花腰新娘》获第十一届政府“华表奖”优秀故事片奖、中宣部第十届“五个一工程”电影优秀作品奖等。

引 子

大清朝早期的皇帝爷们，戎马倥偬、励精图治，疆域辽阔，治下无不臣服。直到慈禧垂帘听政的时候，大清朝仍然拥有朝鲜和越南两个海外藩属国。朝鲜在东北渤海方向作为屏障，越南在南部作为中华威仪的延伸。它们作为大清朝的藩国不同于后来西方列强的殖民地，对他们的统治只是象征性的。大清朝皇帝册封这两个藩国的国王，至于国王怎么产生大清朝不管，但换了国主要到大清朝来说明，要换文。如果藩国遭遇外扰内乱请求大清朝恩护，大清朝便要出兵帮助，这是藩属国有难。

法国殖民者早就觊觎东方中国这块肥肉。他们派船东来，首先想落脚中国的台湾。第一艘登上台湾的船是商船，声称在海上遇到了风暴，登陆后向当地政府要求：给予他们一张牛皮大的地方避难。当地政府批准了他们的要求，派人给他们送来一张牛皮。过了十天，法国舰队来了，要求进入法国人在岛上居住的地域。原来，先来的法国人把那张牛皮剪成细细的牛皮条，连在一起，在岛上圈出了五平方公里的土地。土地外是能停靠大船的几百米海岸线和深水港湾。对法国人的无赖行径，台湾巡抚刘铭传坚决抵制，不予承认。法国将军孤拔见阴谋没有得逞，遂付诸武力，命令舰船向岛上开炮。由此爆发了中法台湾战争。

台湾巡抚刘铭传带领军民万众一心抗击侵略，将法国入侵者赶出了台湾岛。

可是法国人并没回老家，绕道占领越南，企图从越南北侵，觊觎大清朝的云南、广西……

这一年是一八八五年，面对法兰西的吞并，越南国王求助大清朝。大清朝派兵驰援，在云南和广西中法两军对峙……

清军并非都是怕死之辈，云南总督岑毓英出征前就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。

广西边境镇南关外，阳春三月料峭的春风，吹得黄龙旗呼喇喇震响，阴

沉沉的天空，黑云翻滚，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。

镇南关总兵冯子才赤膊立于阵前，手中握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铁刀，两条长长的眉毛拧在了一起，眼里闪着愤怒的寒光。在他身后是黑压压的一片清军，高、雷、钦、廉四府团练数万军马，拿着冷兵器和很少的火枪，“冯”字大旗在风中猎猎飘扬。

冯子才的两个儿子一身戎装，双双跪在他的脚下。长子将探到的敌情报告：“回禀父亲，法军五千，有新式来复枪，还有百来门大炮，来势凶猛地朝我们过来了，怕是就要开炮了！我们火器不多，射程不够，跟他们这么打，会被他们砍瓜切菜的。”

二儿子也不无担忧地说：“爹！我看只有玩命冲了，逼近红毛鬼，跟他们肉搏，近战方能取胜。爹，您督战吧！由我和家兄在前面冲锋陷阵就是了。”

冯子才凛然的脸上掠过一丝笑，对儿子，也是对众将士说：“我冯子才已经年过七十，到了这把年纪，阎王爷没派人来叫，已经是开恩了。我冯家世代都是铮铮铁汉，我两个儿子也不孬种，今天我们一家生死交给阎王，要为朝廷尽忠了！”

长子站起身来道：“父亲，儿子明白，我们拼了，我们父子兵为大清朝掉脑袋了咯。”冯子才语气坚决地说：“稳住！”

法军阵地，集结着穿青色军服、排着整齐队列的法兰西军队，阵地上炮口高昂，炮手擎着火炬站在火炮后位上。

两方对峙着，大战前的战场，鸦雀无声，只有战旗迎风飘扬。

法军指挥官抽出战刀，以优雅的姿势从空中向下一挥。

他们的民族英雄拿破仑就曾经这样挥舞着战刀，他们的炮火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，给法兰西民族带来了极大的荣誉。

法军炮手点燃炮捻，轰！炮弹飞出，落在清军阵中，数名清军倒下。法军排成方阵，向清军压来。法军炮队的炮手，在指挥官的口令下，调节大炮射程距离。轰轰轰，炮弹不断在清军阵中爆炸……

清军开始伤亡累累，军心动摇。有士兵哭了，有士兵疯了，有士兵尿了，有的想跑……督战官砍死了几个临阵脱逃的士兵。

冯子才咬牙切齿，猛然扯掉几根花白的胡须，扔向空中，把大刀一挥，大叫：“大清国的将士们，不怕死的，冲啊！”

年过七旬的冯子才第一个冲向法军，两个儿子也挺着腰刀，睚眦俱裂，冲向敌阵。

冯子才的大儿子咆哮着：“弟兄们冲上去死啊，在这里等着他们杀不如

砍倒一个算一个啊！”

清军的将士们被老将军的身影震撼和鼓舞，对死亡的恐惧，对敌人的仇恨，化作了一种可怕的力量。士兵们发出强大的吼声，如同山崩地裂一般，他们潮水般地扑向法军阵地。冲锋的怒吼声在山川原野震荡，空谷回声，如狂飙，似海啸。法军士兵被震慑住了，一个个惊恐万状，连队形也乱了。在督阵指挥官的威逼下，法军士兵胡乱地放着枪，后面的一个斜眼士兵竟把前面的士兵击毙。指挥官大叫着跑过来，挥起战刀劈了下去，血光飞溅，乱放枪的斜眼士兵倒地而亡，其他士兵再不敢退缩，恢复了进攻的队形。

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浴血之战。清军踩着同伴的尸体冲到了法军方阵之中。士兵们血肉相搏，刀光剑影。

.....

鬼哭神泣，天地动容。刚才还喊杀声震天的战场，突然死寂一般。冯子才拄着大刀，摇摇晃晃地终于站稳了，他的眼前还是一片血，血红……

儿子在叫他：“爹，爹，咱们胜了，胜了，法国红毛鬼都逃了。”

冯子才四下望着，都是他的士兵，很多倒在地上，有呻吟的，有肝脑涂地的……

这是一场惨胜，但重要的是乘胜追击。冯子才大声呐喊：“我大清是不可战胜的！冲啊，直取谅山！”

此时此刻，老将军成了战神，他的存在就是胜利，就是大清国的尊严和荣誉。倒在地上的、呻吟在路边的受伤清军士兵挣扎着爬起来，跟着冯子才冲向越南境内的谅山要塞……

越南的老街那时候被称为保胜。清军占据保胜后在那里安营扎寨。

在清军的前面，还有一支非官非民的队伍——黑旗军。黑旗军的头领是刘永福，他们本是太平天国的旧部，太平天国失败后，黑旗军颠沛流离，在越南境内扎了根。这支武装怀有强烈的民族情结，国难当头的时候，大清朝廷也想起了利用他们。

黑旗军黑衣黑裤头裹黑巾，黑色的大旗上有银白色的北斗七星，士兵们神情凝重，手中拿着大刀长矛，握着从法军手上缴获来的火枪，严阵以待。面对法兰西的军队，他们心里充满了胜者的自豪，因为跟法军的数次非正式冲突，黑旗军都占了上风，在黑旗军眼里，法军就是手下败将。即将到来的中法两军决战，黑旗军被云南总督岑毓英摆到了前锋的位置。

首领牛六，袒露着一只膀子，露出身上的刺青纹龙，一口闪着寒光的长

剑插在脚前的地上。他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下巴还泛着青光，瞪着牛似的眼睛，望着前方，只等一声令下。

一个年轻的黑旗军士兵蹲下来，用手轻抚早春的一朵黄花，新婚的他把战场上这朵小花当成妻子的面容。在他的心里，一定要打赢这场仗，家中妻子，正翘首望郎归呢。

中军宝帐外，云南总督、巡抚岑毓英大声喊：“摆酒！”这是大国派遣军统帅的礼仪。校卫在一溜长桌上摆好酒碗，另一校卫抱起酒坛往碗中倒酒。岑毓英把酒一一捧给牛六和各位将领，自己也端起一碗：“诸位将士，我大清泱泱大国，物华天宝，英雄辈出，岂能让洋夷玷污我大好河山？！各位将士，为国用命的时候到了！”

牛六和众将应道：“保卫河山！为国用命！”

紧接着三军齐声呼应：“保卫河山！为国用命！保卫河山！为国用命！”声音如春雷滚过山岳荡起回声。

岑毓英高喊一声：“干！”众将官一饮而尽。岑毓英将空碗掷于地上，以示与敌决斗，宁玉碎，不瓦全。

岑毓英问牛六：“牛将军，还等什么？”牛六把长剑一挥，黑旗军嗷嗷大叫着冲向敌阵。

如一股黑色巨浪的黑旗军朝法军横扫过去。在黑旗军阵后，是一支鼓乐队，他们吹着喇叭、笙管笛箫，打着锣鼓，旋律高亢激越。一个乐手被炮弹的气浪掀倒，满脸灰土的他爬起来捡起乐件，追上伙伴继续前进。

黑旗军的大炮轰击着法军阵地。法军士兵的尸体和被炮弹撕碎的军旗一起飞到半空，又落下来……

也许这一年大清朝国运不错，冯子才攻克越南重镇谅山，岑毓英进逼河内。跟法国人的这场较量，军事上节节胜利，取得了当年对外交战少有的大捷。

法军哀鸿遍野、一片狼藉，他们感到末日的召唤，看到了死亡的影子……

法国议会大厦里，上议院的议员们正在辩论，一议员侃侃而谈：

“我们反对这场战争，高贵的法兰西民族的血，毫无意义地洒在了遥远的东方，我们的人民要求本届政府给予解释！”

台下的议员们窃窃私语。一位议员站起来挥动着胳膊，争论道：

“我对霍克先生的话不以为然，海军上将孤拔虽然在台湾输给了狡猾的

刘铭传,但是英勇的法国陆军已经占领了整个越南。我们就要进占广西和云南,那里有富饶的物产,正是法兰西需要的!英国已经割占了中国的香港,葡萄牙得到了澳门,俄罗斯夺取了西伯利亚和伊犁附近大片领土!我们必须让清朝皇帝承认越南是我们的殖民地,中国的西南属于法国!我们就是要出兵占领那里,占领,占领……”议员说到后来,挥舞双臂,疯狂地跺脚,歇斯底里般狂叫。

突然,两位议员举着电报闯入上议院,挥舞着电报纸张大叫:“来自越南的电报!耻辱!耻辱!我们战败了……”

愤怒的巴黎市民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。他们抬着棺材,喊着口号:“下台!下台!政府下台!停止战争!让我们的孩子回家!”

总理费茹神情沮丧,在一群记者的簇拥下,走出爱丽舍宫。记者们问他对法军在越南战败的态度,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,面对众多的记者和示威者说:

“女士们,先生们,现在我向大家宣布一个最新消息。由于我们跟一个东方国家战争的失败,法国蒙受了耻辱,我向全体人民宣布,我辞去总理的职务。但是,我们对中国的征服,是不会因为一两次战争的失利而停止的!我们还要继续下去,不管谁来主持爱丽舍宫,他也还要继续对中国进行征服用兵,只要他是法国人!”

示威者不等他说完,高呼:“下台!下台!不要再丢法兰西的脸了!”

电报在那个年代,还是极其稀罕的玩意儿。云南境内更无此洋夷之物,与外界的通讯靠几匹快马。俗话说,云南在天上,一日高一丈。日行千里的骏马在云南一天也就走个百十里。走百十里路,海拔还要升高一丈。

一座驿站大门打开,快马驰入,马上的驿卒喊着:“八百里加急!快换人换马一路进京。镇南关大捷!宣化大捷!临洮大捷!”

驿站里马上出来一名新驿卒,牵出一匹备好鞍辔的马。接过马上驿卒的公文袋,策马扬鞭,绝尘而去。

每一百里设一驿站,“八百里加急”这样的公文每站换人换马日夜兼程。驿卒路过一座城池,守城的清兵给驿卒的牛皮水袋加满水后问他:“战报什么时候能送到京城?”驿卒说:“日夜不停地跑,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到京城了。”

北京紫禁城储秀宫里,退了朝的慈禧太后在宫中小憩,歪着身子斜躺在东暖阁的绣床上。一个小太监坐在床前矮几上,轻轻给慈禧捶腿,门外静静

地候着一群宫女和太监,谁也不敢弄出一点声响。一个宫女嗓子痒痒,急忙用手绢捂住嘴巴,躲到一边去轻轻咳嗽。院心值班的太监狠狠地白了她一眼。

储秀宫门外坐着大管家李莲英,一个太监弯着腰,迈着小碎步,跑到他面前。刚要开口,李莲英摆手制止,带他到一边小声问:“看你慌里慌张,有什么事?”太监细细的嗓子回道:“李鸿章大人求见!”

慈禧其实并没睡,她轻轻哼了一下,说:“让他进来吧。”

李鸿章进殿,跪在慈禧的脚前,轻声禀告:“老佛爷,前方的消息来了!”

慈禧问:“胜了败了?”李鸿章回答:“胜了!”

慈禧倒是愣住了:“胜了?”

在天津法国领事馆,大清朝军机大臣李鸿章带着一班清朝官员进入领事馆,双方谈判代表在一张长条桌前坐好,李鸿章对面坐着法国公使福柯。

其实,谈判已经好几轮,双方已商定了有关条款,只等最后一轮签字生效。李鸿章这班大臣的意思,是趁着法国人在军事上吃了亏,赶紧与他们签定和约。对于法国人提出的条件,只要他们不狮子大张口和得寸进尺,只要不让大清朝太难看,能答应就答应他们。

李鸿章首先开口:“福柯公使阁下,奉大清皇太后叶赫那拉氏的圣命,下官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,特来和谈签约。”福柯拿出了条约,递给李鸿章说:“这是双方最后商定的条款,就请伯爵李大人签约盖印吧?!”李鸿章再一次看过条款后,从袖口里哆哆嗦嗦拿出了清朝龙印……

大清朝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,不再拥有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。大清朝同意开放中越边境,同意法国人在云南经商,在蒙自设立通商口岸。天朝大国的西南门户,就此打开了,云南由此成了法兰西的势力范围……

其实跟法国签约还闹出了一点风波,那就是军民不服,一些大臣也不服。原因是朝廷打胜了,为什么还要出让越南、开放西南门户呢?

慈禧当时正在喝茶,闻听下面的怨言,放下茶碗,说道:“都是云南那边没电报,我们被法国人给诓了,说我们打败了,就签了对自己不利的约。约都签了,云南的战报才送过来,知道也晚了啊。”慈禧歇了歇,又慢慢地说道,“就算我朝廷通了电报,提前知道了这个信儿,也得签同样的和约,这叫‘见好就收’吧,要是再打下去,只怕输得更惨,安定是大局!听说洋人要在什么蒙自县开关?让岑毓英在京城和云南之间架上电报。看来这电报是比马快,让他自己筹银子吧,以后有事,痛痛快快地直接把信儿传过来,别磨磨蹭

蹭的……”

大清朝在中法战事上的“不败而败”，令云南总督岑毓英十分郁闷。老佛爷同意架设电报线，在河口、蒙自、昆明和京城之间建立有线电报的联系，这是中法之战给云南带来的为数不多的好处。另外，这件事确实让大清朝很没面子，朝廷对中法和约秘而不宣，相当长的日子里，老百姓并不知道中法签了这么一个“约”。有些官员在李鸿章面前有微言，他的托辞就是我们没有电报，没有接到前线大捷的消息，被法国人骗了。但是对于云南人来说，这个约是瞒不住的。

把“不败而败”的责任归结于云南和京城之间不通电报，算是造了件奇闻。

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蒙自升格，这里要迎接外国人了！清廷设分巡临安开广道，下辖临安府、开化府和广南府，兼管即将正式开关的蒙自海关关务。由此，蒙自成为云南近代史上的滇东南军事、政治中心。

蒙自开关的事筹备得紧锣密鼓，法国领事馆开始划定地皮筹建。普通百姓对此都有惊恐，洋人来了，洋人是要杀人放火的。

战事停了，蒙自安静了一阵子，绿营兵都撤走，黑旗军也被朝廷遣散。打了胜仗却被勒令裁掉，黑旗军认为是卸磨杀驴，可是对朝廷没辙。刘永福带着核心力量去了台湾，帮助清政府驻守那个经常引起战事的岛屿。

云南蒙自县衙门口的鼓被敲响：咚，咚咚！鼓声激越。

鼓声中伴随着洪亮的呐喊：“我为大清朝喊冤，我为大清朝喊冤！”

蒙自百姓被这鼓声和呐喊震撼了，纷纷前去观看。击鼓的是程授先十七岁的儿子程华强，那个一文不名几乎要出去讨饭的读书人。

就这么一个人，他怎么敢替堂堂的朝廷喊冤呢？

蒙自在云南的东南方向，西连个旧，北接开远。汉武帝元封二年这里就建了县，时称贲古县，属益州郡。大清朝的时候，蒙自仍然是个县，虽处于边陲，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，颇积累了几分厚文的风气。

程华强土生土长在蒙自，也曾经是读书人的父亲程授先对他寄予厚望，想他金榜及第，光宗耀祖。可他对读书并没有多大的兴趣。程家在蒙自县城也曾是大户人家，有房有地有店铺，吃的是鸡鸭鱼肉粳米饭，穿的是长衫马褂绫罗缎。自从程授先抽起了大烟，几年的工夫，店铺易主、地产改户，偌大的家业化作一股青烟。房里空了，院里空了，大宅门抽巴成小院落，小院落抽巴成两间老屋，两间老屋会不会抽巴没了也很难说。

看着家里剩下的两间老屋和几亩薄田，程华强恨大烟，恨洋人。是洋人带来的鸦片大烟冲了家、害了父亲，害得他一落千丈，不得不穿破衣烂衫，不得不吃粗米糙饭。洋人他没见过，那些去越南跑生意的人见过，说洋人也不可怕，有时候还不如越南人机灵。可是洋人卖给中国人大烟这一条，让他恨之入骨。现在大清朝打了大胜仗，法国鬼子成了手下败将。程华强内心激动万分，就好像自己亲临前线，亲自指挥了这场胜仗一样。

蒙自县城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城门张灯结彩，百姓在街道两侧排列，箪食壶浆，欢迎清军、黑旗军凯旋班师。程华强身着补丁摞补丁的长袍，十分兴奋地站在人群中东张西望。突然锣声响亮，人们都回避到街的两边，威仪持重的知县郑志清坐着轿子，带着一班衙役，来迎接班师的清军和黑旗军。

黑旗军将领牛六首先到来,郑志清高叫着迎上去:“牛将军辛苦!”牛六抱拳为礼,笑着寒暄:“郑大人率全县百姓出城迎接黑旗军班师,在下实在荣幸!”

郑志清忙拱手还礼:“黑旗军、滇军将士在前方奋勇杀敌,血染疆场,才保住边关县城安宁。蒙自知县郑志清代表全体百姓,感谢大军!来,请饮这碗庆功酒!”

郑志清端起酒碗,黑旗军和清军将士们也端起酒碗来。郑志清道:“祝我大清朝万世永康,威仪天下!诸位将士,请!”

将士们一饮而尽。郑志清又向众人说道:“本县要在城中建立昭忠祠,褒扬祭奠为国捐躯的四千英烈!来,请大军接受我蒙自县民的敬仰,请,尽情享用!”

在一片敲锣打鼓声中,蒙自县的百姓把自家预备下的好吃好喝全都送上,士兵们的怀里塞满了鸡蛋和果品。

城墙下一个说书人在绘声绘色地说书,围着的人水泄不通。

“话说台湾巡抚刘铭传,镇南关总兵冯子才,云南总督岑毓英运筹帷幄,戎马倥偬,渴饮刀头血,睡卧马鞍梁,敢叫强虏灰飞烟灭,再也不敢上前。诸位,你们有所不知,这岑毓英、冯子才不是凡人,乃是诸葛亮、关云长转世!岑毓英羽扇纶巾,稳坐中军宝帐;那冯子才,两军阵前,大刀一挥!哇呀呀呀……一声大叫,冲入敌阵,大刀一抡,前三后四左五右六,那些法国鬼子,挨着死,碰着亡。再说那法国鬼子,红眉毛绿眼睛,长满黄毛的爪子端着洋枪洋炮,逃回到越南谅山山头之上,老将冯子才带领父子兵,刀枪剑戟斧钺钩叉、三节棍七节鞭弓箭流星锤,排好一字长蛇阵,紧追不舍,一直追到谅山。这一仗,双方直杀得天昏地暗,尸横遍野,血流成河!自我朝道光年间,就有英法蛮夷用洋枪洋炮打开我门户,逼签不平等条约,这回前方打胜了,终于等到洋人给我们割地、赔款的一天了……”众人听到此,无不欢欣鼓舞,掌声雷动。

人群中的程华强看着热闹,脸上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神态气度。突然,他被人拉住,转身一看,竟是刘漠沙。

风光至极的刘大少爷身着绫罗绸缎,笑嘻嘻地看着程华强,言语带着挑衅和嘲讽:“干什么呢?也要跟着凑份热闹?走,到我家那边去热闹热闹吧,也好过在这人堆儿里挤来挤去的。”看着刘漠沙阴阳怪气的表情和揶揄的言语,程华强的脊背不自觉地梗直了。

程家和刘家世代居住在蒙自县,这两家父辈有冤仇,程华强这个书生怎么会到仇家去凑热闹呢?可刘漠沙却偏偏要拉他去:“走吧,走吧,热闹热闹,你一定饿了。我说一声,我爹不会不给你吃的!”

刘漠沙的父亲刘洪武差家人在门前摆着长长的一溜桌子，上面山珍海味，应有尽有。他们极尽张扬地显示富有和对凯旋将士的慷慨大方，引得过路人无不交口称赞。

走到刘家门口，刘漠沙见到父亲赶紧放开了程华强。程华强退到一边，整整衣冠，把《论语》小心塞进怀里，愤愤自语：“今日我且饶了你，你刘家欠我程家太多，一笔笔都给你记到账上，总有一天爷会找你们父子彻底清算的。”程华强对着刘家热闹的场面啐了一口，扭头扬长而去。

城门处，又来了一队清兵，百姓们热情洋溢地围上去。程华强也在人群中，突然他想起什么，转身挤出人群。

程华强急急赶回家，哗啦一声推门而入。程授先睁开眼，看到儿子翻箱倒柜找东西，“你、你、你找什么？”

程华强东翻西翻地翻出了两个铜板。程授先趑趄着过来争夺：“别，那是我买烟土的！”

程华强紧攥铜钱：“爹，外面大军班师回朝，蒙自县百姓全都上街犒劳勇士，可我们……”

程授先哆哆嗦嗦地指着橱下说：“还有一碗米线，你拿去吧。”程华强愣了一下，把两个铜板拍在桌子上，弯腰去端米线。父亲急忙哆哆嗦嗦着把两个铜板攥在手心里，程华强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，转身跑出了门。

程华强小心地端着米线走在街上，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子，很不是滋味。自己是一个读书人，不能连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如。今天，蒙自人感到荣耀，清军打败了洋人！洋人不来，大烟就进不来，他爹不抽大烟，家就还有希望，所以，他一心要慰劳凯旋的将士。尽管这碗米线太寒碜了，可这是心意，他对自己解释，这是“礼轻情义重，千里送鹅毛”。

黑旗军首领牛六洋洋自得地走过来，立时被人群团团围住。程华强挤过去，一撩马褂下摆，端正跪下，将米线高举过头顶：“大人，小生送上一碗米线，不成敬意！”

牛六望着白白的米线，上面没有一丝调料，再看看程华强，身上的衣服擦着补丁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突然斜刺里出现一把扇子把程华强的米线拨开，原来是刘漠沙。

刘漠沙对牛六抱拳说：“牛将军，牛大人，鄙人不才刘漠沙，请到我家品尝为大军和众将士特意做的满汉全席！”

程华强站起来瞪着刘漠沙大声说：“蒙自的米线，天下一绝，如筋如玉，

一碗米线敬献凯旋的将军，这代表草民的一片心！”说着再一次把米线举到牛六面前。牛六对程华强一抱拳：“公子的心意我领了。”说完跟着刘漠沙走了，人群也呼啦啦地跟着众将士往刘家走。

刘漠沙，你是成心跟我作对啊？！程华强忿忿不平。

他蹲在地上，望着眼前摆着的米线自言自语：“军爷大人不愿吃没有鸡汤的米线，你可知道这碗白米线是我家三天的口粮啊？”他咽了一口唾沫，从怀里拿出一双筷子想去挑米线，忽然想到还没有吃饭的父亲。他赶紧回家，把这碗米线端了放在父亲面前。程授先羞愧地哭了出来。

“爹，你饿了吧？你快吃吧。”

程华强拿起《论语》，咽口唾沫，离开家门。

这些日子程华强怎么也静不下心来。他想知道打了大胜仗的朝廷会不会要法国人割地赔款。他甚至替朝廷盘算好了，割地咱们不要，就要银子。大把的银子拿进来，分给那些没地的农民去买地。还有就是让法国人跪下来向中国人赔罪，他们以后决不能再向天朝卖鸦片了！

然而这一天，窗外传来一阵阵喧闹，间或几声炮响。他站起来把耳朵贴在窗口听，外面传来喊声：“洋人来了，洋人来了！”

“爹，肯定是团勇押着俘虏的洋人过来了，我出去看看！”程华强放下书本，着急忙慌地跑出屋。

街面上人很多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人们都朝县衙门方向走。程华强随众人来到县衙外，这里聚集着很多百姓，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：

“朝廷跟法国人签约了？”

“不知道签的是什么约？”

“打胜仗也签约吗？”

“签约就没什么好事。”

一个衙役出来在墙上贴告示。程华强挤上去问衙役：“官爷，朝廷和法国人签了什么约了？”衙役回答：“我大清国跟法兰西签订了《中法新约》。”

衙役贴完告示走了。程华强挤进人群。围看告示的有人念道：

“……承认法国人占领越南的事实，同意法国人在广西龙州、滇南、蒙自开关设领，允许法国人在云南境内任何地方做生意！蒙自为海关，文山、蛮耗、河口为分关，迎接法国领事馆进驻蒙自……”

程华强看着告示，突然喊出来：“不对！不对了，弄反了，弄反了！”

说话间，一群法国人在还未上任的领事弥乐石带领下，由清军引路，进

入县衙。百姓中有人喊：“洋人！”众人扭头看去，一群黄头发蓝眼睛的法国人目中无人地走进县衙大门。百姓们一个个面面相觑……

程华强抄起县衙门前鸣冤鼓的大槌，猛然敲起。

咚，咚，咚……鼓声震动着蒙自县衙。

衙门里，弥乐石拿着蒙自县的地图，瞪着眼对郑志清说话。翻译道：“法兰西共和国首席领事弥乐石说：我们就在蒙自县城门外的草湖边上修建领事馆，请知县大人恩准！”

郑志清感到大受侮辱，拿起毛笔在文件上签了几个大字，把文件下面的条款都盖住了，然后把文件推给弥乐石，轻蔑地说：“请！”

弥乐石指指地图上南湖那片地方，又通过翻译说：“以后这里就是法国领土，伟大的法国士兵将进驻这里，保护法国利益和法国公民的领地安全！”郑志清听完翻译的话，强忍着愤怒，“你们还要带兵来？这恐怕不妥吧，建的是领事馆，又不是兵营，怎么能派兵呢？不妥不妥……”

咚咚咚，咚咚咚！鼓声越发急促……

程华强义愤填膺，狠狠地在县衙前击鼓鸣冤。鼓声激昂，呐喊震天：

“冤冤冤！大清冤！大清冤啊——”

郑志清被鼓声吵得心烦意乱，弥乐石也有些惊诧。郑志清大声问：“外面是怎么回事？”衙役站在大堂口禀报：“报！有人喊冤！”郑志清脸色十分难看，大声吩咐：“带他上来！”

程华强跟着衙役走进来，大堂口许多探头探脑的百姓。程华强往大堂中央一站，毫无惧色，大声说：“县太爷，我程华强告状申冤！”

郑志清看去，这一个青年，清瘦挺拔，眉宇之间凝聚着一股子英气，身上是擦满了补丁的旧马褂，可洗得干净。鞋子也很旧了，但也收拾得利索。手里还拿着本《论语》。年纪轻轻，却毫无畏惧的神色。郑志清不由得在心里有点暗暗的喜欢。

郑志清端出县太爷的架势发问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蒙自读书人程华强！”

“跪下！你有何冤屈？”郑志清呵斥。

程华强回答：“本人无冤，是为大清朝廷喊冤，所以我不能跪！”

郑志清一怔，随即高喊：“你……胡言乱语！跪下！”两个衙役过来按着